

鳳雙飛全傳

長篇唱詞說部

廣益書局刊行



鳳雙飛全傳目次

卷一

- | | | | |
|------|--------------|--------------|-----|
| 第一回 | 愛英才郭公拔士 | 點會元張景馳名 | 一 |
| 第二回 | 封義子聖主識奇童 | 證三生仙郎逢舊友 | 二五 |
| 第三回 | 感異夢善人辭世 | 信邪言蕩子尋花 | 六〇 |
| 第四回 | 賺癡情晚芳亭上訂虛盟 | 妬同心鳳凰臺下興誹謗 | 九六 |
| 第五回 | 老豔引狂蜂累及柔枝遭損折 | 姣花避急雨終逢浪蝶飽偷香 | 一三七 |
| 第六回 | 鬧書樓珠還合浦 | 謁侯門琴遇知音 | 一七三 |
| 第七回 | 進美人奸官黑心迷幼主 | 聽吹笙頑童肉眼識神仙 | 二一八 |
| 第八回 | 好弟兄愛極反成仇 | 假相知禍人偏得福 | 二五二 |
| 第九回 | 索愛臣儲君出禁苑 | 殺淫僧公子鬧菩提 | 二九一 |
| 卷二 | | | |
| 第十回 | 忿流言折壁分珠 | 送征人離鸞泣鳳 | 一 |
| 第十一回 | 諫新君親臣移外任 | 賀生辰狹路遇冤家 | 三六 |
| 第十二回 | 永北城兩帥大交兵 | 騰越州雙雄同受縛 | 七六 |

第十三回 白無雙捨身謀賊

張靈雀奉旨救親……………一二〇

第十四回 識天時女帥附中華

用人謀將軍誅逆后……………一六四

第十五回 正法破傍門王子奮威連敗賊

美人換寶馬無雙失意再投番……………二一二

第十六回 攀龍嶺小將捉妖僧

探虎穴重墮殄大逆……………二五八

第十七回 遞情詞奸雄挑麗質

破陰謀俠女斬淫徒……………三〇三

卷二

第十八回 靜海王無心陌路救嫖娼

俏佳人有意移舟招吉士……………一

第十九回 鬧朝房奸臣下獄

勸淫娃聖主決疑……………四〇

第二十回 天緣合夢鮑夫人貴府看東床

敵仇爲婚郭殿下蘭房續佳偶……………七五

第二十一回 衆賢良朝堂論奸宦

一英雄旅店遇強徒……………一一〇

第二十二回 貪財殞命青州府壯士除奸

盜寶傷身譚城驛武師擒寇……………一四八

第二十三回 義服英雄楚家莊盜魁納款

情深伉儷濟南城王子求仙……………一八八

第二十四回 麻姑仙巧指蓬萊道

郭重瞳錯認武陵源……………二三〇

第二十五回 貴將軍任俠判嫖娼

莽少年枷號遊街市……………二六七

第二十六回 一語犯天顏張都督有心辭貴寵

羣奸施毒計郭將軍無罪謫風流……………三〇八

卷四

第二十七回	難星過度真小姐辱處邀榮	舊好重來張逸少福中生禍	一
第二十八回	比頑童奸雄輸愛妾	訪同胞遣使下東洋	四三
第二十九回	明諧花燭沐夫人窮究玉樓詞	暗約佳期張都督空回巫峽夢	八七
第三十回	傾蓋感心同離而合妙容從誓約	深閨談大義易而難博士守初心	一三一
第三十一回	虛名實累鮑香兒屈受虎狼刑	枉已從人何武師勉試崑崙技	一七三
第三十二回	三虎鬧華堂案牒無憑空受辱	一疏辭禁苑忠言有驗再加恩	二一五
第三十三回	思鄉念切登州城二美寄書	報憤心偏三仙島羣奸敗績	二五八
第三十四回	賽六郎喪心謀至成	勝子都剖腹救良朋	三〇一

卷五

第三十五回	郭將軍盆冤得雪復整天	沐都督功績已成重失地	一
第三十六回	破瓊州真姬被擄	築金臺王子專征	三九
第三十七回	蠻公主空設三奇計	大元戎連拔兩雄州	七七
第三十八回	雙姊妹義救慕容珠	一英雄誤入無門陣	一二〇
第三十九回	爲良人美女盜奇丹	堅巧計蛟精棄陵水	一五四
第四十回	運神機元戎破妖后	遭急難教習認親兒	一九三
第四十一回	靖妖氛王子奏奇功	掃賊寨張郎除宿患	二二〇
第四十二回	楊一清智激監軍謀除國患	明天子恩加義弟寵錫龍章	二六一

第四十三回

賜金蓮洞房迎淑女

評玉貌雪夜宴嬋娟……………二九六

卷六

第四十四回

拔山俊傑難回少女堅心

夙世姻緣終賴神仙助力……………一

第四十五回

擾河南風子肆強梁

雪父恨蛾眉伸大志……………五〇

第四十六回

女英雄假降平賊寇貴戚班師

巧神僊降筆證前緣才人得偶……………九四

第四十七回

玉殿辭婚建昌侯空逢傾國色

銀屏藏美勝子都醉攪洞房春……………一三五

第四十八回

賜榮歸王子祭先塋

悲往事張郎題舊壁……………一七七

第四十九回

避暑獨眠私通兩婢

京都故國喜產雙兒……………二二〇

第五十回

罪烏釋樊籠總是因情及愛

罡風吹畫閣幾成碎玉飄香……………二六六

第五十一回

英雄削色女將軍激父罵賢徒

閨閣傷和勝子都辱妻鞭愛婢……………三〇六

第五十二回

金屋閒情遍詠風花雪月

玉堂佳話演成富貴神仙……………三四八

鳳雙飛全傳 卷三

第十八回 靜海王無心陌路救嬋娟 俏佳人有意移舟招吉

（前回書中。唱到何淡烟任俠除奸。曹御史依律判斷。鮑文白送了性命。張綵敢怒而不敢言。一直到半月以來。打聽得那表弟病好。方到劉家探望。意欲與他商議報仇。無奈劉瑾不肯出力。只搖手說。這件事。原是你母舅該死。所以被冤鬼迷過去的。你雖與咱見好。張逸少更比你見好在先。況且皇帝愛他得緊。現在又立了大功。班師在即。咱若幫着你難爲了他姊妹。禁得他回到京中。對着皇帝一番哭訴。這個頭又不是銅鐵打成的。怕不斷了下來。所以其實不能奉教。就是仙桂既已過繼與咱。也就管不得鮑家門裏的事情。將來若要巴個出身。越發與張逸少抗衡不得。你要報怨。只好與他哥哥商議的了。這個孩子。斷斷不好叫他出頭。張綵見他這般冷落。料想沒有甚麼相干。只得默默而退。鮑真兒雖是個惡種。到底年幼無才。聽了繼父之言。就把那仇恨二字。撇倒腦後。落得穿紅着綠。仍做他的王孫公子。只有張綵滿心不樂。一者恨何淡烟。二者記掛着玉簪。三者還在妄想。着飛香小姐。總是合當有事。恰恰過了兩日。鮑亨由山西回來。知道了父親身死之事。就急得咆哮如雷。先到表兄家裏。細細相問張綵。曉得他有些作用。不免就告以真情。以圖報復之計。鮑亨聽了道。原來有這些委曲。既然靈柩尚在那邊。俺就借着守孝。住在他隔壁。乘夜過去。殺了那個女子。原也不難。只是剛剛在外面回來。人所共見。若去把他殺死。便覺情節顯然。倘或還要抵罪。却更加不值得。如今只可守起孝來。慢慢相機行事。誓必報了此仇。決不放他漏網就是了。張綵喜道。表兄大有見識。並不是一勇之夫。愚兄耐心等候消息便了。（唱）其時尚未落金烏。便命廚丁買肉魚。祭禮備成挑盒內。鮑亨上馬帶家奴。一程來到靈房內。觸目傷心世所無。設祭先將香燭點。小奸跪拜老奸。

徒號陶哭。淚流珠。動地驚天叫。又呼。哭到完時。燒錠帛。今爲孝子伴靈居。一身改換粗麻服。遍體綾羅盡脫除。日日哀號來祭奠。朝朝插燭捧香爐。閑時也到庭心內。生相終須是武夫。惡罵高聲常叫喊。拋磚弄石舞昆吾。幾日來沐家園內先知道。僕婦家人胆盡酥。只恐他來尋報復。飛香小姐也心虛。淡姑娘胆氣雖然好。也要提防意外虞。謹慎門窗常佩劍。夜眠不敢脫羅襦。錢舅爺乃是書生輩。越覺得滿腹耽憂計策無。這日正當廳上坐。忽然接着內人書。(自)拆開一看。原來是父親錢太公有病臥床。思兒念切。娘子書上囑他早早回家。以免老父懸望。切不可耽延時日。後悔無窮等語。舅爺看了。大喫一驚。連忙進來。與飛香姊姊說道。有此大事。我斷斷不能久留。但恐我走之後。家內更加人少。留下甥女在此。我又不得放心。這便怎生是好。淡烟接口道。這也不難。既是外公有病。母舅自然要去。母舅去後。我與姊姊索性搬到沐府家中居住。公爺與駙馬。又都不在家內。沐太太再無不留。住在深閨內院。可就不怕甚麼了。舅爺搖頭道。這又不好。公爺與駙馬雖不在家。家內却還有幾位公子。叫大不大。叫小小不小。你們居住在他家。到底嫌疑不便。據我的主意。莫如同着我回轉杭州。安居閨閣。縱使鮑亨記怨。到底隔了三千餘里路程。可也展動費力了。飛香道。若到了家內。自然好些。但恐帶了女人。路上又要耽擱。只怕還是住在京內穩便。淡烟道。是阿。他要報仇。恰好路上來報了。我們若在此間安着身子。到底還好商量。若到了路上。兩頭不着實之時。那裏做得過他。舅爺道。這又太多慮了。他又不與我們住在一起。家。我們若寂天寞地起身去了。他那裏得知。等到得知。我們可不去了幾日了。淡烟道。這也罷了。但還恐逸少救了繼父。從雲南回來。貴州是必由之路。倘或與郭家姊夫約定。要前來迎親。我們又回去了。可不費力麼。舅爺道。你替他這等心焦。他既在貴州。那裏就來迎娶。況且年紀還小。自然要過兩年圖謀。仍到京內來畢姻的了。那時我們再來。可也不遲。飛香聽說婚姻之話。不好開口。與妹再說。(唱)况被他極口甚言歸去了。好。免教刻刻怕兇徒。因而也動思親念。決意應承共出都。何淡姑娘難固執。(自)只得說道。既是這般。就要及早打算的了。(唱)不

消擇日再徐徐。今朝明日同收拾。擇日離門上路途。錢相方纔稱極好。且待我預先吩咐衆家奴。小心不可張揚出。瞞過仇家事就無。當下立傳家內僕。園丁更有衆廚夫。進來吩咐方纔話。沐府園丁把小姐呼。小姐每聞人說道。山東近日有強徒。不時出沒多兇惡。面上皆將五色塗。剗掠經商乘響馬。到了報官捕捉遲。雖然四處來拏緝。絕無影響類妖狐。千金若要回杭去。須請有力英豪好攬扶。(白)舅爺道。貴府中若有勇力的家將。借一個保護何如。李奎道。家將雖有。本事總只平常。須得請個保標好漢方好。舅爺道。若請個保標的來。依舊張揚開了。既是響馬。我們竟從水路。一直回去便了。李奎道。這便或者好些。舅爺便命張福先去定了船隻。然後大家動手收拾起來。說雖行李無多。却也有一些忙亂。(唱)他人話。且休提。單講那玉筍着急暗尋思。奴家留得殘生在。還想要重續鴛鴦連理枝。若轉家鄉真不妙。非但那恩情斷絕永無期。而且怕夫人性格非慈善。小姐將情一告知。必定生噴還要打。叫我是這般痛苦怎支持。思量久待何如。還要千金作靠依。趁着忙時來討好。當心收拾綉裙衣。柔聲下氣勸趨走。撮空還呈茶兩卮。何淡姑娘全不理。飛香小姐終是性仁慈。見他出力來趨奉。明曉他恐怕回家受竹皮。所以獻勤求我解。因而也就露威儀。由他幫襯無嘆喝。也免得周媽單身手脚遲。夜飯完時停了手。一家鼓坐沒他詞。無非講論道中話。飛香說昔日同來何武師。所以寬心並放膽。此回終要費心機。(白)淡烟笑道。小妹雖不能如家父多能。却也刀槍拳棒。件件曉得。只是做了女子。終不能顯威風。打點仍舊扮做男子。就好出頭露面。若說三五個無名響馬。其實也不怕他。姊姊只管放心便了。錢相公喜道。這倒使得。只不知可有衣服。淡烟道。兄弟的衣裳。我穿嫌短。要買一套現成。却也容易。姊姊身材略小。若要改妝。便穿了他的。到是正好。小姐聞言也笑道。既然賢妹扮男兒。(唱)我身亦可同裝束。也覺人前便當些。錢相搖頭稱不可。何家甥女性雄奇。金蓮不裹身長大。改換男裝正合宜。你是無能柔弱質。就扮了也和女子相依稀。淡烟接口稱非也。姊姊雖生秀美姿。

並不是一味輕盈柔媚態。性情又不軟皮皮。只消扮作文人樣。俊雅清疎也合宜。又不與人同坐臥。道旁誰便識雄雌。(白)舅爺想想。果然不差。便說既如此。由你改妝也罷。(唱)說得心歡都睡了。來朝日出報金雞。二姣起榻梳妝罷。商議先將房主辭。辭過回來諸事畢。改裝先試看何如。用完早膳加華服。然後抬身步緩移。攜玉手下扶梯。風飄珮響麝香飛。雖然隔壁還須轎。綽過東隣朱漆扉。直進女廳方下轎。沐家太太領諸姬。出來接進中堂內。相見須將常禮施。坐定金交茶就到。寒溫敘過把正文提。(白)沐太太聽了。也說。既然令母舅即欲回杭。此間房屋儘有二位小姐。又是至親。何不過來同住。等到令弟回京。就不怕奸人作對了。也省費這一番跋涉。瓊花小姐與八位小奶奶。都竭力勸留。無奈飛香小姐思鄉念切。再也不聽。公主娘娘又值數日前進宮去了。沐太太計無所出。只得道。賢小姐歸意已決。妾身不便強留。只好備杯水酒。與小姐餞行。望勿見却。(唱)姊妹料來難固却。齊稱台命謹遵依。內廚僕婦真來得。立備佳肴鮮配肥。海錯山珍家內有。初交已刻就排齊。主多客少同歸坐。琥珀香濃映口脂。婦女行為與男子異。止不過淺斟慢酌語言低。(白)若講姊妹二人的酒量。雖不見高。也不算低。只爲要緊動身。故無心留戀。將就喫了幾杯。就告止用飯。(唱)席終天色猶然早。再飲香茶使告辭。黔國夫人并衆妾。慇懃送到大廳墀。再三珍重多分手。上了肩輿又過西。進得前廳同下轎。登樓打點要更衣。宮裙綉襖都寬下。卸盡簪環不剩遺。張福買衣先送進。(白)又把逸少的衣服。拏出一套來。(唱)文裝武服兩般齊。先將頭上青絲併。三把通來一把提。只爲家中巾未有。大家只好戴冠兒。次而要把烏靴着。淡姑娘恰合無差分與釐。小姐定然來不得。連鞋着下。尙空虛。自然要把棉花塞。厚襪相幫纔合宜。其後方將衣服換。(白)若長大男人的衣服。(唱)本來原不配身軀。幸喜是張郎年幼佳人長。所以無差趁四肢。裝罷鏡中同一照。天然各具出人姿。翩翩顧影多丰韻。公子王孫及者希。婦女旁觀都大贊。果然看不出自姣姬。淡烟又對飛香說。郭殿下姿容出衆奇。

逸少與他遊市上。人稱雙鳳一齊飛。今觀姊姊扮爲男（白）若與他比並起來。（唱）只恐他身要落低。小姐聞言紅了臉。答道忙中休出戲言詞。（白）淡烟道。雖是戲言。但姊姊既然改扮。就要放出些丈夫氣象來。不可仍是這等怕羞礙口。明日到了路上。或者要與人交談的。目今邪路的多。見你這等欲言頓口。未語面紅。就心裏想道。這是個嫩小官人。好捉弄的。倒要看也多看看。話也多答答了。（唱）說得飛香生一笑。尊翁原是有名師。故而妹得家傳訣。世態人情盡得知。愚姊自然當奉教。纔得個同船共濟沒羞池。此時且到前廳上。與衆批評是也非。稱善淡烟忙就走。四名婦女笑嘻嘻。一齊跟下來書室。呆了旁邊這小廝。（白）二人走上。前邊立定。周媽媽道。舅爺且看看小姐。扮得像也不像。（唱）舅爺抬眼細端詳。只見他頭戴金冠八寶裝。外穿着圓領寬袍顏色紫。內襯的廣綾月白綉花裳。腰垂軟帶京青色。足上京靴玄緞幫。玲瓏體。本修長。鸞肩鳳頸鶴昂藏。鴉環蟬髻都收拾。愈顯出皎潔丰姿玉有光。絕少閨人容婉媚。儼然文士態清揚。不勝大喜。顛頭贊。竟與他老父生成一樣腔。（白）周媽媽道。二小姐更好。舅爺請回轉來看。（唱）錢雲鶴。聽其言。回轉頭來看淡烟。果見他遍體武裝尤出衆。青絲緊罩翠銀冠。外穿箭桿梅花綠。內襯杭綢素白衫。腳踏快靴皮托底。腰拴錦帶口連環。尖尖手。帶鉤弦。臂挽長弓寶劍懸。氣概昂昂容脫洒。精神凜凜相威嚴。雖不曾父風傳習江湖氣。却像個遊俠場中美少年。再也無人看得破。舅爺贊歎把頭點。（白）妙極妙極。一文一武。端的不差。倘若當真做了男身。姊夫與何武師都有指望了。爲何偏偏都做了女兒。淡烟道。閑話休說。我自從到那繼父家中來。弓馬技藝竟不提。只怕也生疎了。今日左右無事。且到空地上演試一回。與姊姊看看。舅爺道。這個更好。到廳上去。（唱）於是衆人同舉步。一齊簇擁到廳前。舅爺小姐窗前列。僕婦丫環塔下看。何淡姑娘庭內立。衣襟撒起舞龍泉。好像那千層瑞雪飛空內。萬道紅光落九天。初起猶能分面目。後來竟不見容顏。但聞刮地風聲響。人劍俱無光一團。上下驚呆齊吐舌。相觀面面悄無言。家人聞說。

都來到。小姐剛剛已舞完。(白)舅爺道：好是不消說好的了。只是太好了些。我們一些也看不明白。如今既扮男，又在家裏。索性把拳頭也打幾套。與我們看看何如。(唱)僕從諸人齊助興，淡烟原要演般般。便將寶劍仍歸鞘，走進庭來把外服寬。露出那月白緊身花綉褲，四面開了側身旋。忽然起個雙飛腿，直到廳前梁上邊。雙腳鉤牢身倒掛，衆人驚異更非凡。(白)大家仰着面看他。(唱)早又見將身一撲輕輕下，依舊的立直身軀腳踏處。再把花拳次第打，雖然尚未學完全。已經十分能通八，解數多多細述難。庭內家人齊喝采，簷前婦人贊奇觀。打完恰好紅輪墜，內外重分不鬧喧。二姣娥晚膳完時歸綉閣，冰紗帳內一同眠。鷄聲唱徹天將曙，廚婦敲門把臉水端。姊妹抽身梳洗罷，鋪陳搨打盡完全。樓房不用加封鎖，原付房東舊僕看。駿馬毡車家內有，淡烟錢相上雕鞍。三人主婢車中坐，馬後車梢把行李安。小使家人跟着走，匆匆離却小花園。到城門却好城開了，並不會撞見誰人有話談。出得城來天尚早，張家灣口下舟船。李奎叩別仍回去，張府之人要帶還。姊妹認爲表弟兄，(白)何淡烟自稱何人虎。飛香小姐索性連姓也改了。(唱)更名叫做桂燕山，下人都把官人叫。兩個船家也被瞞，他兩人改作男裝無忌憚。逍遙散淡坐廳前，閑看野景舒懷抱。水路滔滔竟下南，此刻無妨停一筆。仍將隔壁話兒談，鮑亨這日家中坐。耳聽東隣寂寂然，一日之間毫不響。頓生疑惑在心田，忍不住黃昏也到牆頭望。望見門窗處處關，燈火全無。鷄犬絕，似乎形影斷人烟。暗思必是他們怕，所以潛身別處遷。轉到前街留者意，與這些東鄰西舍假扳談。(白)恰好有個老人家，就住在這花園對過。指着園門說：『平日平明時候，聽得這園門開了。有車馬之聲出來。他家做官的，又往邊上去了。還有甚麼人，起得這般早。又有一個後生道：『便是我今日趕早出城有事。撞見一行車馬，兩個跟隨。我都認得是張金吾家裏來的。兩個主人騎馬，一個有鬚的像似張家的母舅，一個少年的倒也生得一表人材，插箭灣弓，像似保標好漢的樣兒。一徑到張家灣口下船。可惜忙促之間，我到不曾問一句。』老

人道。這等說來。不消再問得了。一定是他們回浙江去了。只不知甚麼緊急。要這等黑早起身。鮑亨聽得。心裏明白。慌忙同步。一口氣趕到張綵家裏。尋着了表兄。說起此事。張綵驚道。原來如此。那少年必定就是何淡烟假扮的。他們既走。我等爲之奈何。鮑亨道。這一走倒也走得甚好。小弟已有計在此了。我自小兒頑皮生性。熟知水性。明日就駕一小舟。追上前路。觀着他歇船時候。悄悄下水。將船底鑿穿了。送去了。他一船性命。縱使地方知道。再也不能指實我們。可是乾乾淨淨的好事麼。（唱）張綵聽完。心大喜。果然此計妙非凡。但有一說。何家女子真兇狠。淹死他身理合然。張氏姣娃容甚美。愚兄屬過已多年。更有那玉簪婢子年雖幼。也與我恩情有一番。若把他們都弄死。傷心太甚最堪憐。不知你能再出陳平計。留取雙雙性命全。依舊拿來歸了我。方算得至親相照體相連。鮑亨聽說哈哈笑。既要他們也不難。左右我身鑽在水。只消摸到這嫖娼。便將扯到船頭內。救取他們氣脈還。再取些迷藥把他迷倒了。一程悄悄載回還。只怕你疑心我要先嚐味。還須把親信跟隨叫一員。與俺同行同做事。方纔見我沒欺瞞。（唱）張綵笑道。這個更加容易。我有兩個跟隨。名喚符良卜善。原來是水賊出身。器械足備。今夜就收拾起來。明日一同趕去便了。（唱）二奸商議多停當。就叫那兩個奴才進裏邊。密密叮嚀都會意。行裝打好備盤纏。此宵醉飽將身歇。來日平明駕小船。順水揚帆追下去。行來一路細睜觀。只爲那張家旗號無從認。所以奸人辨識難。逡巡追尋過數日。直到了德州地界日啣山。兩船却好身相近。卜善符良眼力尖。認得家人張福號。慌忙指與鮑亨言。奸徒細把船中望。望見鮮衣兩少年。對坐逍遙朝着外。一般俊美像神仙。信乎兩女無他說。就在那背後跟隨打轉旋。要看他或是前行或過宿。黃昏好向水中鑽。（白）原來這大船。不肯夜行。所以天色纔暗。檢就了個熱鬧碼頭。（唱）拋錨已把船停泊。二佳人閑坐將兩岸觀。不覺的四野雲低天盡黑。舟中盡把號燈燃。夜飯到。早喫完。又把圍棋下一盤。約略時光方一鼓。滿船男子盡安眠。周婆便把官人叫。爐內香消燭也殘。好請安。

眠明日起。淡烟甚是有經權。(自)同說你們先去睡罷。又對飛香道。我今日有些心跳。恐怕有甚事來。夜裏不睡了。飛香道。我也不甚放心。倒是坐了一夜罷。周媽媽聽說。就先去鋪上睡了。玉簪也坐在旁邊打瞌。姊妹二人一全和衣睡了。(唱)今夜是連及長袍也不寬。雖不會明曉仇家行惡計。小心爲主故防嚴。再談三個奸奴賊。早早停舟靠岸邊。等到三更人寂靜。料他們已是睡沉酣。便從窗外輕輕出。斜月猶明照野田。脫去衣衾同下水。一頭鑽出近船邊。腰間各取純鋼劍。船底輕輕就鑿穿。姊妹猶然清醒坐。忽覺那船兒幾幌。響鏗然。低頭一看。驚非小。船底之中出湧泉。小姐大呼不好了。誰人鑿漏我家船。一言未及波冲起。急壞英雄女淡烟。欲要開窗開不及。心知中計口難言。忙舒兩手把飛香抱。小姐魂飛魄也顛。也是抱牢賢義妹。衆人猶在夢邯鄲。水深一尺船難載。頃刻間沉落河心送判官。這時節無數隣舟多嚇醒。無風期而會喊聲喧。不知那隻船沉了。點火齊齊出外看。看了之時都叫苦。原來是杭州朋友坐船翻。無風無浪因何故。冤死狐悲自古然。多叫那水手下河撈救去。高擎火把亮通天。虧得只一船人不合遭非命。(自)周媽媽與家人張福。(唱)冲出船來往上參。水手一齊撈住了。拖到一隻棉花船上放平安。兩個梢公會水都抓起。錢舅爺與小使三人扭一團。也被衆人拖着手。聚爲一處氣奄奄。梢公兩個忙來認。還少雙雙美少年。更有丫環名玉姐。(自)又同了許多水手。(唱)周圍四處摸團圓。那知半點無蹤跡。(自)這大河之內。水勢又急。(唱)知道他們往何處鑽。鬧到天明人沒有。衆人腹內水噴乾。薑湯灌下齊甦醒。大衆和他說此端。周媽媽嘆而又哭。舅爺好比木頭般。家人小厮頻流淚。頓脚捶胸只叫天。失去了丫環也罷了。如何不見兩官官。船中好好因何漏。定有奸雄來鑿穿。這位客人多好義。叫他個個換衣衫。盪壺熱酒追寒氣。更有葷醒菜幾盤。(自)大家定了神。天色已亮。兩個船家又去細細淘摸。八隻衣箱已冲得不知去向。一隻箱內放金首珠飾。兼有幾百錢子。幸喜摸着了。舅爺打開一看。悲喜交集。這隻空船也就彙了起來。仔細觀看。

却是整漏了三處。只得先將銀子分賞了許多水手。又再三致謝了棉花客人。烘乾衣服。天又暗了下來。(唱)就在那近處尋房安頓下。悲傷一夜淚頻彈。只指望回家好把災星避。豈知道未到中途船就翻。死死生生難料定。呼天叫地總無緣。想來定是奸人計。張福家人要告官。(旦)舅爺是個膽怯之人。因為真正兇身未變。不敢指實鮑亨張綵商議了一回。又不好說。只當不知。只得寫張狀子。就在此處州縣呈告。只不曾指出人名。德州知縣看了狀子。立刻差人驗看船隻。回報確情。也只當是水賊。當日就差馬快嚴行緝捕。又寫了數十張告示。開明衣服年貌。女扮男裝。并諭凡收屍報信者。賞銀五十。打撈救活者。賞銀百兩。撥快馬往下水百里地方。沿河粘貼了。好使衆人知道。(唱)知州出力真周到。錢相公帶了三人店內權。百里之中張告示。以為總死不生還。屍骸也會浮將起。定有人來把信傳。列位看官看到此。必定說三人盡落套中間。那知世事渾無料。變化多端覆又翻。三個人兒又分兩處。書中也要兩邊談。(旦)先講鮑亨與兩個好徒。見大船覆沒之後。就在水中四處尋撈。那曉得撈來撈去。只撈着一個女子。鬧忙裏拖上小船。鮑亨仔細觀看。見他青衫披髮。面貌可人。料必是玉簫婢女。只得把薑湯救活。一面把船開向上流。約有十里之外。將船泊住。玉簫此刻已經甦醒。看見坐着一個男子。知是別舟搭救。就開口致謝。又問那一家大小。却都到那裏去了。(唱)鮑亨為有船家在。且自含糊騙丫環。你的家中人大小。已經盡死在清泉。俺自你主公特地差來到。救你殘生一命全。你但放心隨俺去。管教樂處把身安。玉簫聽嚇一參。兩淚交流問客官。既是全家都死了。主公目下在雲南。如何曉得前來救。難道得勝回來過此間。鮑二聞言還笑道。你今休得語癡顛。(旦)你那舊主人張逸少。遠在邊廷。如何得到這裏差來的。乃你新主人。陝西張老爺。你與他已曾共枕同衾。難道又不認得了麼。玉姐聽說。不覺滿面通紅。又呆了一回道。既是陝西張老爺。他也在京內。又是怎生知道的。鮑亨道。他自然有先見之明。所以特來救你。你只要安心坐臥。包管同去見他。若聲張起來。依舊性命難保。那時不要懊悔。(唱)說罷命他艙後去。喫些好酒換衣。

衫養神且向床中坐。又遣符良上岸灘。悄悄留心先打聽。這兩人可曾遇着救生船。符良奉命匆匆去

鮑二依先坐在船。因看表兄情面厚。不和婢子去歪纏。三餐酒食勤供待。玉筍是疑信相參不敢言。

出外恐防生不美。藏頭且向鋪中眠。光陰快。箭離弦。倏忽之間又兩天。惡僕符良乘夜至。密言打聽

向前邊。張家現在經官訪。二女形跡竟渺然。多應是死後屍骸魚喫了。不然豈有不重還。鮑亨聽了真

無奈。自料來道縱然不死。也沒本事再弄他來。若在此就擱長久。張綵心中必掛牽。只得開船連夜走

順風依舊到幽燕。一到碼頭將船泊。自到張家說一番。張綵聞言悲又喜。悲的是佳人可惜命歸泉。喜

的是玉筍到手還堪解。又與那母舅陰空伸了冤。自當時又與表弟商議。自己先到鮑文樞屋之內。燃燈等候。

鮑亨帶了一輛小車。悄悄出城。把玉姐接到小屋之內。唱果然是鬼不知而人不覺。進房就把大門關。男兒

女兒見男。猶如月缺又重圓。牽衣痛哭還疑夢。各訴相思有萬般。賤婢細陳前日事。陰謀敗露打門

問。一身自分無生理。極着惟將性命拚。再不想船到江心凶化吉。相逢又續好姻緣。奸雄聽。把頭顛

也把肝腸訴一番。不是我們先畫策。你身怎保脫災愆。又說我初時因恨南京郭。只要將他妻子姦

並未思量行殺害。無奈那何家女子忒兇蠻。公然趁勢將人殺。倒我威風太不堪。到此時又女扮裝男私

遁走。只道好遮瞞過了就平安。偏偏我又先知道。若使他們返故園。可噴途路迢迢遠。因而趁走在途

間。一條妙計先施發。這也是前生註定總由天。玉筍聽罷方明白。拭去啼痕展笑顏。對了鮑亨重下拜

今宵快樂似登仙。一同飲到三更盡。解帶寬衣不再延。三夜恩情今再續。叨叨講不盡枕邊言。來朝

張綵回家內。亂說將錢五百千。買了丫環來做妾。差人領了到堂前。叩頭先見生身母。又拜夫人小姐

前。太太生成柔弱性。從來不會管兒男。夫人雖只心懷妬。無奈夫君百事尖。閨令施行全不怕。也只

好吞聲袖手坐旁觀。任他收什藏蛟處。金屋銀屏麗且鮮。安置妖嬈爲副室。打扮得滿頭珠翠插花鈿。

隨身倒要丫環用。官宦如君竟儼然，得寵專房無並立。濃薰蘭麝綉裙衫，又能趨奉年高意。太太心歡另眼看，小姐仁慈又厚待。真如平地上青天，朝歡暮樂忘憂慮。這也是他淫福生成有幾年，日後時衰終有報。諸公耐等莫心煩，此間安放淫娃過。接上還將二美談，姊妹雙雙相抱緊。只爲命下水中間，有靈河伯先知道。是兩位極品的夫人貴不凡，註定命中該晦氣。未能早早嫁夫郎，更有一棒出世奇聞事。萬事紅絲要改牽，弱質有緣遊海外。五年之後再團圓，因此上立差手下相扶托。一陣風聲勝快帆，說也希奇人不信。滔滔一路竟投南，程途四百如飛過。轉眼之間到泰安，放在岸邊青草地。神兵覆旨不須言，其時漏盡天方曙。二人自料名從鬼錄填，兩耳中只聽風聲連水響。幸喜得口中並未灌清泉，下邊又像人推起。一直冲波似箭穿，老大一回方攔住。不知這是甚交關，當時四目齊睜起。半晌疑神竟惘然，（自）原來身子已在岸上。天色已是微明，又見河中原泊著許多船隻。淡烟道：「呀，原來還在這裏。但不知那滿船人，怎麼樣子。我們落水，難道這些船上不曾得知。是這等毫無動靜，飛香道：「豈有此理。你看那些船上標燈，岸灘上景色，通不是我們停泊之處了。淡烟仔細一看，果然不差。換了地方，弄得摸頭不着。（自）仰起頭來看碧空，只見太陽未出霧濛濛，但聞四野雞聲唱。又見烏鴉出樹叢，颯颯微風吹過耳。溼衣冰冷透酥胸，不知究竟何方地。四顧茫茫沒定蹤，氣極開言呼姊姊。算來多是老錢公，好端端住在京城內。不怕奸徒怎樣兇，偏要回家行躲避。他們豈肯放寬鬆，整船定是奸人計。倒弄得躲避無門落水中。（自）也不知他如今怎樣了。（唱）我和你攔身在此處，無頭無腦往何從。飛香無奈回言道：「雖是他身見不通，然而思姊命中該此厄。牽連吾妹困途窮，事已如斯懊悔終無益。且等些時見日紅，必有行人堪詢問。便知南北與西東。淡烟聽了真無法，幸喜得身體無傷與舊同。況值暮春天氣暖，少停一刻就和融。紅輪漸見東方出，船上抽身人鬧烘。解纜移錨忙碌亂，與兩人對面不相逢。（自）淡烟連忙立起身來，對着一隻船上。

舉手道。借問一聲。這裏是甚麼地方了。這船家抬頭一看。見兩人遍體溼衣。想是河內起來的了。連忙答道。這裏是泰安府地方。你們是那裏來的。淡烟驚道。豈有此理。你們不要騙我。船家笑起來道。我要騙你則甚。你若不信。請問別人。你兩個渾身爛溼。想是那裏來水。所以地名也不會得知。(唱)淡烟駭異重新道。我與他身是弟兄。京內出來回浙省。昨宵纔得到山東。德州地界將船泊。半夜飄船命未終。余到此間抓上岸。方纔聽得五更鐘。如何四百程途過。賽過乘舟遇好風。船上聞言雖不信。細看他青春年少美姿容。衣裳雖溼皆絢緞。決不是哄騙人兒盜賊兇。回說果然奇怪了。敢是有神明護送在陰空。旁邊船上多聽見。盡把船兒向岸攏。又有那岸上行人也到了。登時圍裏重重。七張八嘴將情問。淡姑娘將一派言詞告列公。小姐雖身穿男子服。只爲那衣襟水溼在人叢。又思男子無歸著。心內惶惶面泛紅。有一般市井之徒無賴輩。都來打諛口頭嘍。我家就在前邊住。何不同去消停用茶一鍾。便飯相留權過宿。衣裳脫下火烘烘。(自)淡烟看看他們不像正經人物。便說多謝多謝。你們非親非戚。不敢驚動。(唱)這人又那嘻嘻笑。四海之中皆弟兄。在下家中雖只半間屋。(自)還不曾娶下妻房。(唱)這張床上到寬鬆。若然不棄相同去。我與你三人一被中。惹得淡烟心發火。圓睜兩眼豎眉峯。(自)放你的屁。誰與你在這裏亂道。這人道。啊呀兄弟。我是好心。你怎麼開口就罵。淡烟喝道。非但罵。劈手一叉。(唱)這人一個翻筋斗。啊唷唷。抓起身來手拍胸。又有一人開口道。你這小廝好像賣生葱。別人好意來相問。你怎就拔出拳頭照面冲。我聞目下省中風俗變。出了班少年強盜大名公。莫非你等爲同夥。懼怕官兵捕影蹤。逃到此間胡亂說。若不是爲何腰下挂青鋒。淡烟正待將他答。有幾個正派之人與老翁。(自)出來喝道。他們是落了難。你們只管與他說這許多閑話。出門人總有防身器械的。若是強盜。倒不顯然挂在身上了。這些瞎話說出來。(唱)倘有衙門人聽見。攘爲奇貨冒圖功。豈不要認真擎到衙門去。官府糊塗要問供。害了他們怎樣好。再休吵鬧亂匆匆。衆潑皮聽了方停口。